





王讚源◎主编

姜宝昌 孙中原◎副主编

# 墨经正读

《墨经正读》编写组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冬珍 王讚源 齐瑞端 孙中原

杨武金 周才珠 姜宝昌

辛卯岁大韵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经正读 / 王讚源主编.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439-4558-6

I. ①墨… II. ①王… III. ①墨家 ②墨子—研究  
IV. ①B224.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4629 号

责任编辑: 张 树  
封面设计: 周 明

**墨经正读**

王讚源 主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175mm×250mm 1/16 印张 15.625 字数 300 000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ISBN 978-7-5439-4558-6

<http://www.sstlp.com>



# 显晦宁殊奥 卓识发覆艰

——序《墨经正读》

刘大钧

从事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墨家学说迥异于其他诸家的特点是墨子及其后学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具体体现在《墨子》书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六篇亦即《墨经》之中。其内容涉及几何学、数学、认识论、宇宙论、物理学、力学、光学、经济学、逻辑学等方面。其文字既简约古奥，又错讹多出，加之经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墨学式微几两千年。直至清末民初，借助“西学东渐”之风，孙诒让、梁启超、胡适、栾调甫、章太炎等学者经一番对《墨子》钩沉发覆的功夫，方知《墨经》中载有大量论列科学技术的内容，但董理极为困难，读之不啻“天书”。近百年来，不少通学大儒投入精力时间，已有若干种《墨经》释本面世，但因均系作者“孤军奋战”，受专业领域的限制，“斩获”未能尽如人意。

有鉴于此，十多年前，台湾师范大学王讚源教授约同我校姜宝昌及外校孙中原、王冬珍、齐瑞端、周才珠、杨武金诸位教授，组成墨经研究团队，拟集海峡两岸《墨经》研究精英之力，撰写《墨经正读》一书。我与姜宝昌教授原本熟悉，早就赞赏他的人品学问。经乔幼梅校长介绍，我又认识了王讚源教授，王教授为人坦荡豁达，与之论学，“劈箭奔雷到海穷，偃溪从此入圆通”，使我受益匪浅，深感是一位功力扎实的学者。藉此因缘，我向他们表示了我们的研究中心非常重视此课题的意向。于是，在2005年3月，我邀请团队全体成员做客山东大学一周，审查《墨经正读》初稿。风风雨雨，五年过去了，现在大作已成。回首往事，展望未来，我觉得有不少话想同诸位墨学专家以及广大墨学爱好者沟通一下：



其一，山东大学在《墨子》研究尤其是《墨经》研究方面，历来是有传统的。上世纪之初，有栾调甫先生，他与梁启超先生的学术切磋，推动了当时《墨经》研究的蓬勃发展，有《墨辩讨论》和《墨子研究论文集》之作；新中国成立之后，有高亨先生，他从先秦诸子的角度研究墨学，有《墨经校诂》和《墨子新笺》之作；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有张知寒先生，他先发表论文，考定墨子里籍为春秋小邾国濫邑，即今山东滕州木石，后又著《读墨馀论》，编《墨子与当代世界丛书》（10种）和《墨子研究论丛》（4辑），把墨学研究推向新的高潮。在此期间，王学典教授协助张知寒先生与滕州市政府联系以推动墨学研究的发展。受此大潮影响，姜宝昌先生先后著《墨经训释》《墨子大取小取训释》《墨学与现代科技》，郑杰文先生先后著《中国墨学通史》和《20世纪墨学研究史》。此外，曾振宇、曹峰等，也正在蓄势崛起。

因为山东大学是中国墨子学会和中国周易学会的理事长单位，故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我与张知寒先生过从甚密，曾撰联以赠之：

知寒与民同忧，  
研墨示我躬行。

张知寒先生仙逝后，我又以此作为悼念先生之挽联以示永远怀念之情。今天的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然应当以弘扬包括墨学在内的中国古代哲学为己任，自始至终地支持团队的工作，直到《墨经正读》出版。

其二，我认为，在先秦诸子之中，与当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密接度最高者莫过于墨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故《墨经》精义的探赜索隐，更显得尤为必要。质而言之，《墨经正读》的出版，在倡导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可谓正当其时。

其三，我认为，《墨经正读》团队的研究实力强大，专业结构合理。据我了解，王讚源先生长于训诂，姜宝昌先生则先学物理，后专攻训诂，孙中原先生长于逻辑，其他几位先生亦或专于训诂，或专于逻辑。此前，诸先生都有自己的《墨子》或《墨经》研究专著，他们在墨学界都是知名度较高的学者。



其四，我认为，《墨经正读》堪称是一部富蕴学术研究成果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该书在总结前贤和时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研精覃思，谨校慎注，多有团队成员自己的创获。例如，《经上》62“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条，自张惠言谓“无序，谓无与为序”，诸家皆从之。殊不知，“最前”与“无序”语意相乖。于是又有改“序”为“厚”者。而“无厚”于“端（点）”本为义在言内之事，无需辞费。此事争论数十年而未得正解。《墨经正读》指出，“无序”之“序”不作“次序”解，而应如《仪礼》注“序，犹代也”，“无序”意即无可取代。必如此解，“无序”与“最前者”方无扞格，《经说》所言“是无同也”亦顺畅无碍。再如《经下》29“堆之必柱，说在废材”条，《墨经正读》以力之平衡原理予以解析，释其义为“堆石砌墙，石材受上方之正压力，同时亦受下方之支撑力。其原因在于石材上下叠置”，《经说》进而列举石材受力之三种情况，《经》与《经说》若合符契。又如《经下》1“止，类以行人，说在同”条，自孙诒让改“人”为“之”，诸家影从，几无例外。其实，不必改字，解为“以类之本质特性考察人之言行谬误，原因在于本质相同之事物原可归为一类”，故《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即言此也，亦正与《经说》“止：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密合无间。总之，《墨经正读》编者既“述”又“作”，体现了墨子“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的基本理念，“述”主乎因，“作”主乎创，必得在扬弃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是学术发展之正道。在这方面，《墨经正读》向人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

《墨经正读》的正式出版，可以说是墨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它向人们证明了：在当前这样一个学术文化相当浮躁、弄假成风的时期，严肃的、正派的、立志传承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能说大有人在，但还是有人在的。正是从这些人身上，世人看到了何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他们从来不扎花架子，秉承中华传统文化进德修业的根本，以“修辞立其诚”的精神品质，甘于寂寞，不事声张，默默地耕耘着，既默默耕耘着现在，更默默耕耘着未来，从而使我们依然能看到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希望。



## 主编的话

王贇源

人间有不少怪事，也有许多奇闻，大都莫名所以，却久久相传，在此我也来谈一件奇闻，让大家分享。

我要谈的是一本奇书，庄子称它《墨经》，东晋的鲁胜则称之为《辩经》或《墨辩》。鲁胜是一位天文学家，也是第一位为《墨经》做注的人。可惜他的注已失传了。

今本《墨子》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这四篇正是庄子说的“墨经”。四篇《墨经》，其文字简短不过六千，但其学术领域跨越之大之广，却很令人惊讶。首先是“宇宙论”（时间、空间、时与空）、“物理学”（力学、光学、热学、运动）、“伦理学”（德目：忠、孝、仁、义、礼、信、廉、任、勇等）、“意义理论”（知识论、语意学、语言哲学）、“数学”（几何、算术）、“逻辑”、“方法论”、“心理学”、“政法论”、“经济学”（物价、货币、贸易）、“天象学”、“认知心态”等。

四篇《墨经》，不唯学术领域广博，且文字奥渊，能解其义旨者不多，清孙星衍在《墨子后序》说：“汉、唐以来，通人硕儒，博贯诸子，独此数篇，莫能引其字句。”

西风东渐以后，《墨经》渐受学者重视。首先，胡适以此四篇写成学识宜重方法的博士论文，梁启超也写成《墨子的论理学》、《子墨子学案》，又花二十余年写《墨经校释》而声闻学界。其后又有许多学者纷纷加入研究的行列，如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张之锐的《新考正墨经注》、张其煌的《墨经通解》、范耕研的《墨辩疏证》、伍非百的《墨辩解诂》、邓高镜的《墨经新释》、张纯一的《墨子集解》、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胡韞玉



的《墨子经说浅释》、栾调甫的《墨辩讨论》、杨宽的《墨经哲学》、吴毓江的《墨子校注》、高亨的《墨经校诂》、谭戒甫的《墨辩发微》、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李渔叔的《墨辩新注》、陈癸森的《墨辩研究》、陈孟麟的《墨辩逻辑学新探》等。

有些科学的研究者也加入研究《墨经》的行列，如邹伯奇、钱临照、洪震寰、徐克明、曾昭安、方孝博等都是。就连英国哲学与科学双料博士的李约瑟，在多位中国学者的协助下，也研究《墨经》，撰写《中国科技文明史》，名闻国际。

近百年来，这么多的学者专家，花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研究《墨经》，可是到目前，竟然没有人能真正懂得《墨经》六千文，你说奇不奇怪？

1992年，山东大学与滕州市墨子研究中心合作，于滕州市政府贵宾楼召开首届国际墨学学术研讨会，约有两百馀位学者专家与会。其中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南斯拉夫等国的代表，台湾只有陈鼓应（北大客座教授）和本人参加。大会期间与陈孟麟教授相谈甚欢，相谈中，我们以《墨子》的注解众说纷纭为遗憾。陈氏以其研究十多年完成的《墨辩逻辑学新探》邀我合著，我认为他的书写得完整，我也不愿坐收他的成果，所以没答应合著，只为他写一篇《推荐的话》作为代序，1996年，请五南出版社替他出版。

1994年，山东大学召开第二届国际墨学学术研讨会，大会期间，我与陈孟麟教授、孙中原教授、姜宝昌院长等多次谈到：《墨经》注译的纷歧是人们了解《墨经》的一大障碍。第三、四、五、六届国际墨学会议相继举行，我与姜宝昌教授、孙中原教授一再讨论，终于得一共识，就是要组成一个《墨经》研究团队，成员必须是《墨经》专家，有过《墨经》的专著出版，由这些专家共同撰写一本《墨经正读》，使人能看懂四篇的《墨经》。为了组成研究团队，我亲自跑到长沙见湖南师大李生龙教授，李教授因新任中文系主任，暂不参加；到南京大学见杨俊光教授，杨教授以身体违和，只答应审校工作；到贵阳见齐瑞端校长、周才珠教授，她们答应加入研究团队。

所谓“正读”，必须遵守几项原则：首先是“不轻率更改原文”。我们以明嘉靖唐尧臣刻本为标准。每写一条必先以唐刻本对照之。陈寅恪在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评语跋尾说：“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





绝无根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遍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我们常以此为警惕。比如《经上》62：“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经说上》62：“是无同也。”本条是对“端”的内涵定义，然而“无序”与“最前者”互相矛盾，为避此矛盾，王引之径改“序”为“厚”，后之注家皆以之为训，也皆错误不通。关键在“序”不当“顺序”、“秩序”解，应作“替代”解，“无序”即“不能替代”（见《仪礼注》《周礼注》），这是“端”字的一个特性，而“最前者”指“端”的空间位置。“无序”是“端”的无可替代性，如此《经说》的“是无同也”，才与《经》旨密合无间。张之锐说：“苟不论形声，任意窜改，则直是作经，岂是注经。”诚哉斯言！

其次是训诂与义理并济。栾调甫说：“校勘训诂当求义理学说之贯通，非谓义理可不根据校勘训诂也。”如《经上》50：“动，偏际徙，若户枢免瑟。”“户枢免瑟”，张惠言作“作枢不蠹动故也”。孙诒让以张解非是，栾调甫则以张解正确无误。“瑟”韵属至部，“蠹”韵为鱼部，依章太炎之说，鱼至旁转相通。“免瑟”即“不蠹”，俗说即不蛀。“户枢不蠹，动故也”，相当于“流水不腐”。正同《吕氏春秋·尽数》：“户枢不蝼动也。”“户枢不蠹”用以解释“动”字。训诂不但注意文字、声韵，还注意虚字的用法，如《经下》77：“学之益也，说在诽者。”“学之益也”不是一个句子形式，必须改成“学，益也”或“学有益也”，才是一个句子。文言文的“之”字，放在主语与谓语之间，可以把一个句子变成不是句子而是词组。

其次是符合原意，不牵强附会。如《经上》34：“君：臣民通约也。”《经说上》34：“君：以若民者也。”《墨经校释》说：“言国家之起原，由于人民相约置君，君乃命臣，与近世西方民约说颇相类。”后之注家，多援此注解此文。用任公的话说：“谛虽妙，恐非原书之意”，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附会之言。理由如下：《墨子》一书许多篇，如《天志》《尚同》《尚贤》都明说君是由天所置立的，此其一。墨团纪律如钢，其领袖、钜子都由前任钜子所指定而传承的，《墨经校释》之言可谓孤词比附，这是研读古书的大忌，不可盲从。《经》的正确诠释应是：“君是统治臣民的人。”《说》：“爱利臣民才是君王的职责。”或：“为臣民兴利除害才是君王的职责。”

其次是言必有据。这只要看每条的解说就很清楚，于此不赘述。

再次是《墨经正读》的写作过程。



约 2005 年 3 月，我将“墨经研究团队”及撰写《墨经正读》的构想告知原山东大学副校长乔幼梅教授以及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大钧教授，他们都很认可。乔教授指示：书由山东大学联系出版，会议由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持。2005 年 8 月 2 日，于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召开首次“墨经研讨会”，这是史无前例的，所有撰稿委员都出席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票选《墨经正读》主编，其次是撰稿委员认写条目。姜宝昌教授、孙中原教授与齐瑞端校长共同认写《经下》与《经说下》，王冬珍教授、周才珠教授认写《大取》等，杨武金教授认写《小取》。本人则认写《经上》《经说上》两篇。最后票选《墨经正读》主编终于揭晓，所有选票都指向本人，当时我惶恐不已，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墨经正读》的主编。于是我说：“在以上诸原则外，我希望大家有一共识，在撰写过程中要指出错误的注解，称扬好的或精彩的诠释，并且提出突破性的见解。”比如：《经说上》70：“无厚而厚可。”毕沅于 1784 年刊《墨子注》误以“而厚”为“而后”，作“无厚而后可”，1944 年吴毓江始发现其误，遂依“道藏本”改正。又如《经上》84：“合：正、宜、必。”《经说上》84：“古，兵立反。中志工，正也。臧之为，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古，兵立反。”王闿运本作“合，兵立反”。其释曰：“此条合字本误作古，以反语为正文。”即以“兵立反”三字反语误入正文，不知此读“合”为翕耳。王说是。反切起于汉末，至于本条《经说》以“兵立反”为“合”字的拼音，究竟出于何时何人则不可考知。20 世纪初，王闿运首先指出“兵立反”“以反语为正文”，然注《墨》诸家并未注意，各以臆度为诂，皆牵强不可通，诚如梁任公所谓：“旧注以古兵立连读成句，曲为之解，皆无益费精神也。”1968 年李渔叔出版《墨辩新注》才肯定王闿运所谓“以反语为正文”，删去“兵立反”三字，则《说》文才通畅可识。李氏诚有慧眼。又如《经说下》73：“而必人之可尽爱也，諄。”意思是人不可尽爱，而以兼爱为非，孙诒让在“可”字上加一“不”字，成为“而必人之不可尽爱也，諄”。意思反成为“人之可以尽爱，而兼爱为是”。论敌反对兼爱，反变成赞成兼爱。孙诒让错增一字，论敌立场全失，真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再如《经说下》30 条末的“若鬻子”三字，几乎所有注家皆以“出卖儿子”为训解，大错。惟有 1968 年李渔叔教授出版的《墨经新注》的诠释正确无误。以子为轻币、小币，以母为大币、重币，“母权子而行”即物价贵时，



拿与轻币等值的重币去支付。“子权母而行”，即拿与大币等值的小币去支付。“若鬻子”，若留母鬻子，正如“子权母而行”的意思，乃调节轻、重币的譬词，就是对“岁变刀”的说明。今天各国的中央银行即以货币供给额来控制通货膨胀，而本条《经》却以重、轻币的发行量来控制物价，如此诠释已是突破性的见解。

《墨经正读》的撰写过程：撰稿人写好稿→主编修定后→编审委员校定后→主编再修定→撰稿人修正后→主编→审稿会议→再由主编修定→书局出版。

2006年10月25日，于贵阳召开《墨经正读》完稿研讨会，滕州墨子研究中心主任李广星先生也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所有费用全部由齐瑞端校长独自提供，最后晚宴则由周才珠教授请客，全体委员都非常感谢她们两位的热心和诚意。

《墨经正读》终于完稿，我们要感谢前人的研究成果及给予我们的启发，更希望后之来贤修正我们的错误，并突破我们的见解，使墨家学术能发扬光大，免去梁任公所谓的“不肖子孙”的骂名。

这篇序我写得很辛苦。2008年11月我因腹部血管瘤开刀手术。2009年元月，我又因冠状动脉附近的血管瘤做了一次大手术，医院病房没有桌子，这一篇序，我是趴在病床上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好不容易写完的。希望我不负大家的期望。

2009年5月21日晚9点正



## 中国思想史专家韦政通先生序

韦政通

王澹源教授召集《墨经》研究团队，共同探讨《墨经》的旨义，并且撰写《墨经正读》一书，这是空前绝后的创举。把那么多专家召集在一起，共同研讨《墨经》，这是史无前例的，每一位专家都在解释《墨经》，从诠释学看，这一工作在“《墨经》的诠释学”上已经向前跨了一大步。再说，要召集那么多位专家在一起讨论，很不容易，这工作一定要有人推动才行，这种人是核心人物，要具热诚和奉献的精神。依我看，主编王澹源教授锲而不舍的学术热诚，熟练的工作经验，一定是这一工作的中心人物，更是灵魂人物，才能使这一空前绝后的工作圆满完成。

《墨经正读》这部书可有两个价值：一个是内面的价值，即视墨学为一整体。不像以前把《墨经》视为“后期墨家”或墨家的后学写的，或后学者的思想。《墨经正读》视《墨子》为一体，彼此可以互相证明。其次是外面的价值，即弥补中国哲学史的一个盲点。以前写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在墨学部分，只是简单地提一点，好像上不了台面似的，以后写思想史或哲学史就不同了，已经有一本权威的《正读》可参考，你可以写一本完整的《墨子》，或写出墨学的精华，补足以前哲学史上的一个盲点，这是外部的价值。

2009年6月25日



## 《墨经正读》凡例

- (1) 《墨经》旁行本原文是依据“道藏本”及“明嘉靖唐尧臣刻本”为准。
- (2) 书写《墨经正读》时，每条原文都以唐尧臣刻本对照无误后才定案。
- (3) 声韵部分：声部分以黄侃“古声十九纽”为准。韵部分有两种：其一是资料派曾运乾“古韵三十攝”，其二是语言学派王力“古韵三十部”为准。有时用其中之一，有时两种皆用。
- (4) 虚字解释主要参考裴学海著《古书虚字集释》、杨树达著《词诠》和许世瑛著《常用虚字用法浅释》。
- (5) 在下笔前，尽量看遍前此的《墨经》注解。
- (6) 撰稿人的心中没有权威，一切以证据为准，证据才是我们的正权。
- (7) 每条经文说文皆先校后注，并出“校文”和“今译”。“馀论”一项，用来指出错误，或指出本条的精义，或指与他条经文以及《墨子》他篇比较。个别讹误过甚不可读的条目，只能付之阙疑。只出原“经文”、“说文”，而“校注”、“校文”、“今译”、“馀论”俱从缺。如《经下》55、《经说下》55 即如此处理。



# 目 录

显晦宁殊奥 卓识发覆艰

——序《墨经正读》 ..... 刘大钧 ( 1 )

主编的话 ..... 王澐源 ( 2 )

中国思想史专家韦政通先生序 ..... ( 7 )

《墨经正读》凡例 ..... ( 8 )

《经上》《经说上》正读 ..... ( 1 )

《经下》《经说下》正读 ..... ( 77 )

《大取》正读 ..... ( 165 )

《小取》正读 ..... ( 196 )

《墨辩注》原叙 ..... 晋鲁胜叔时撰 ( 210 )

《墨经》旁行本 ( 引《说》就《经》，原文校文对照表，依道藏本、明嘉靖

唐尧臣刻本为准) ..... ( 211 )



## 《经上》《经说上》正读

### 1. 《经上》1：故<sup>①</sup>，所得而后成也。

《经说上》1：故：小故<sup>②</sup>，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sup>③</sup>也，若有端<sup>④</sup>。大故<sup>⑤</sup>，有之必无然<sup>⑥</sup>，若见之成见也。

**校注** ①故 [注]：事物的“原因”；或逻辑推论的“前提”“理由”或“论据”。②小故 [注]：必要条件。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小原因。③体 [注]：部分。《经上》2：“体，分于兼也。”兼是全体；体为部分。④若有端 [校]：若尺有端。从伍非百校增“尺”字。[注]：尺，犹几何学的线；端，犹几何学的点。⑤大故 [注]：充分必要条件，简称充要条件。大原因。⑥有之必无然 [校]：孙诒让说：当作“有之必然，无不必然”。孙校是。

**校文** 《经上》1：故，所得而后成也。  
《经说上》1：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尺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

**今译** 故（原因或理由），有了它就会产生结果或结论。  
小故，有了它未必产生某一结果，没有它必定不产生某一结果。小故（必要条件）是产生结果的部分原因，例如有了端未必成尺，但没有端就一定成不了尺。大故，有了它必定产生某一结果，没有它就一定不产生某一结果。大故是产生结果的充要条件，例如具备了见物的条件（如正常的视力、足够的光线、外在的物、有心注视等），眼睛就一定能见到外物。



余论

《经》用“所得而后成也”，来界定“故”。这个“故”，义指原因，也指理由。

《经说》解释的“故”，意义偏重于原因。台湾大学教授殷海光（1919—1969）撰写《因果的解析》一文，用事实的衍递（entailment）来界定因果关联。说A与B有关联，等于说A衍递B。所谓“衍递”，是指“事实上的衍递”，也就是说“事件上的推移”。A和B有衍递关系（entailment relation），才能说A与B有因果关联。所以说因果关联所依据的是衍递关系。殷先生的界说是：“依衍递关系而制作的定律就是因果律。”（《思想与方法》，页285、291）这一界说非常严格，西方许多哲学家像亚里士多德、康德、穆勒（J. S. Mill, 1806—1873）等人的理论都通不过这个标准。休谟（D. Hume, 1711—1776）是探究因果概念最接近认知标准的西方哲学家，他否定因果之间有必然性，只承认事物之间相承关系的规律性。殷先生以“衍递关系”界定因果律，他自认比休谟还更进一步。

大、小故正是衍递关系。“小故”是西方逻辑或方法论说的“必要条件”；“大故”就是“充要条件”。“小故”是部分原因，以“小”形容；“大故”是总原因，具有关键性，所以用“大”形容。影响或促成结果的原因是多方的，所以《小取》说：“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然”是现象、结果，“所以然”是原因。墨子非常注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墨子》一书几乎篇篇出现“何故也？”“是何故也？”“此其故何也？”墨子在察明问题的原因之后，才提出方策，对症下药。例如《兼爱》篇，墨子察明天下乱的原因是“不相爱”，于是才提出“兼爱”来对治。

“所得而后成也”的“故”，也含有“理由”或“证据”之义。《大取》说：“夫辞以故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句中的“故”，就是指理由或证据。这话是说：推论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或证据，才能成立；反之，理由不足，或证据欠缺，那就是乱说，不合逻辑，所以称之为“妄”。《小取》云：“以说出故。”“出故”就是提出理由。推论立说就是要能明理。《经上》73：“说，所以明也。”正是此义。例如《非攻上》说：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盗）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





“是何故也”，这个“故”是指理由。“非之”“罚之”的理由就是“亏人自利，不仁不义”。“亏人自利，不仁不义”，就是上引这段说辞能成立（生）的理由（故）。

《墨经》开宗明义给“故”下界说，“故”，一方面表“原因”，另一方面表“理由”。前者属事实的因果层次，后者属逻辑的推论层次，非常精要。

## 2. 《经上》2：体<sup>①</sup>，分于兼<sup>②</sup>也。

《经说上》2：体：若二之一，尺<sup>③</sup>之端<sup>④</sup>也。

校注

①体 [注]：部分。②兼 [注]：全体、整体。孙诒让说：“并众体则为兼，分之则为体。”③尺 [注]：犹几何学的线。④端 [注]：犹几何学的点。

校文

《经上》2：体，分于兼也。

《经说上》2：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今译

体是从兼（全体）分出的部分。

例如：二是一的全体，一是二的部分；线是点的全体，点是线的部分。

## 3. 《经上》3：知<sup>①</sup>，材<sup>②</sup>也。

《经说上》3：知材<sup>③</sup>：知<sup>④</sup>也者，所以知<sup>⑤</sup>也，而必知<sup>⑥</sup>，若明<sup>⑦</sup>。

校注

①知 [校]：智。古智字皆作知，《论语》一书无“智”字，《孟子》“智”、“知”并用，但分辨不严，《荀子》亦然。[注]：指认识能力。②材 [注]：材质、官能、能力。③知材 [注]：“知材”为牒经标题字。《经说》为解《经》而作。每条《经》之首一字，《经说》必标举于首，以为对应。如本《经》第一条为“故”，《经说》即首标“故”字。然《经说》牒经标题不限一字，如本条《经说》即牒经“知材”二字，如此可与第五条《经》“知接”有所区别。《经说》有牒经标题字，是鲁胜“引说就经”的根据。④知 [校]：智。古知读作智。⑤、⑥知 [注]：认知、认识。⑦明 [注]：光明。

校文

《经上》3：智，材也。

《经说上》3：智材：智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

今译

智力是人的认识器官具有的功能。

认识能力，是用来认识事物，因而就能认识事物。就像眼睛能看见光明一样。